

# 月明千古 家国千秋

在宋词中品味中秋

袁瑾

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”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，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，它寄托着国人企盼团圆的愿望，承载着思乡归土的真情。中秋节别称众多，因其时值三秋之中，俗称仲秋节、八月节、八月半等；又因节事活动多围绕月亮进行，也叫月夕、拜月节、追月节、玩月节、团圆节等等。

春分祭日秋分祭月，中秋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人祭拜月神的活动。《周礼·春官》记载周代已有“中秋夜迎寒”“中秋献良裘”“秋分夕月拜月”的活动。《尚书·尧典》中也有“宵中星虚，以殷仲秋”的记载。《礼记·月令》记曰：“是月也，养衰老，授几杖，行糜粥饮食。”彼时每到八月中，官府便派人前往各家慰问老人，并送去手杖、坐凳、食物等礼物以示关爱。此后，汉代在立秋或中秋之日亦有敬老养老活动。东晋时开始流传南京“牛渚玩月”的典故。相传李白游抵金陵得知此事，赋诗感叹：“昔闻牛渚吟五章，今来何谢袁家郎？”诗罢遂登城西（水西门附近）孙楚酒楼“玩月达曙”。不过彼时中秋赏月并不普遍，还未成俗。

中秋节作为一个民俗节日大约形成于唐宋之际。唐代文人多沿袭前代中秋

望月吟诗的传统，也有八月十五玩月吟诗的喜悦。不过于普通百姓而言，中秋尚未引起他们过多的兴趣。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赏月之风便加入了更多的市井欢娱气息，并逐渐成为普通民众饮食行乐的大众节日了。北宋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：“中秋夜，贵家结饰台榭，民间争占酒楼玩月。丝篁鼎沸，闾里儿童，连宵嬉戏。夜市骈阗，至于通晓。”到了南宋嘉泰三年（1203年）《庆元条法事类》在“假宁格”增加了中秋休假一天的规定。至此中秋节作为全国性节日的性质和地位得到了官方确定。

宋代文化昌盛，以“郁郁乎文哉”而著称。宋人饮食好填词，出现了不少以“中秋月”“中秋玩月”“中秋赏月”为题的中秋词。词人直抒胸臆，表达对中秋的偏爱，佳句迭出，比如“露下天高，最是中秋景胜”（杨无咎《谢人娇·曾韵寿词》），“佳月四时有，举世重中秋”（李曾伯《水调歌头·佳月四时有》），“最好中秋夜月”（朱敦儒《临江仙其四》），“不比寻常三五夜，万家齐望清辉”（郑元章《临江仙·不比寻常三五夜》）等等，可见喜爱之深。宋词中的中秋既有浓郁的民俗气息，又带着隽永的情感与纯净清雅的美感。

## 且喜人间好时节

“十二度圆皆好看，就中圆极在中秋”。中秋月圆皎洁，花好月圆人欢，七夕带着几分浪漫与灵动，是充满热闹喜庆的狂欢节日。宋人生活讲究精致格调，节日里望月怀远、团圆叙旧、吃月饼、赏桂花、玩花灯十分热闹。此番欢愉与热烈的场景在词中亦多有描述。朱敦儒的《水调歌头·和董弥大中秋》描写了人们争相赏月、奏乐宴享的生动情景。词云：“偏赏中秋月，从古到如今。金风玉露相照，别做一般清。是处帘栊争卷，谁家管弦不动，乐世足欢情。”文人墨客、市井小民无不投身其中，言笑晏晏，别有风趣。达官贵人、文人墨客相聚筵席，觥筹交错之间，但见“金鸭香炉起瑞烟。呈妙舞开筵。阳春一曲动朱弦。斟美酒泛觥船”。（晏殊《燕归梁·金鸭香炉起瑞烟》）“金鸭香炉”、曼妙的歌舞、美酒佳肴，构成了一幅中秋宴会图景的典型意象。此时，“簪纓”之家，高官显贵满座，且听“正歌吹瑶台”，但看“舞翻官袖”，只闻“玉笛横空，更听彻、霓裳三奏”，大醉方休。（曾觌《燕山亭·中秋诸王席上作》）还有扬无咎《卓牌子·中秋次田不伐韵》“流素月、寒光正满。楼上笑揖姮娥，似看罗袜尘生，鬓云风乱”之句。如此欢愉，难怪曹勋要感叹“虽桂华飘下，玉轮移影，归兴犹未。待继日同宴赏，听秘乐、广寒宫里。”（《尾犯·中秋》）颇有几番意犹未尽。中秋时节天气转凉，秋高气爽，碧空如洗，苍穹清澈，最宜赏月。亲友相聚望月兴叹，举杯邀月，畅饮吟诵，好不风雅。此时“皓月浮空，人尽道，端的清圆如璧。丹桂扶疏，银蟾依约，千古佳夕”（李纲《念奴娇·中秋独坐》），意象明洁，一派清空高远之美。对此汪梦斗赞叹道：“寻常一样窗前月，人只看中秋。”

（《人月圆·寻常一样窗前月》）京镗的“明月四时好，何事喜中秋。瑶台宝鉴，宜挂玉宇最高头”写出了一番风华流转的皎然之气。（《水调歌头·明月四时好》）晏殊的“十轮霜影转庭梧，此夕羁人独向隅”（《中秋月》）则抓住光影变化勾勒了月夜的皎洁与静谧，将羁旅之人的孤独与思乡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当然并非每一个中秋都是天公作美，皓月银辉，宋词中亦多有雨遮云盖不见明月的情形描写，如刘辰翁《醉江月·中秋待月》便直写“无月”，发出了“谁料尊中无月”的感叹。面对此情此景，望月之人心中不免遗憾。辛弃疾《一剪梅·中秋元月》写道：“忆对中秋丹桂丛，花在杯中，月在杯中。今宵楼上一尊同，云湿纱窗，雨湿纱窗。”起首入题，回忆去年中秋，皓月碧霄，丹桂飘香，把酒赏月，怡然自得；后转入“今宵”三句，却是雨夜潇潇，不见明月，曲笔书写悠悠寂寥之情。若是中秋当日碰上晨间落雨，便也只当“残雨如何妨乐事，声渐渐，点斑斑”，待到晚雨止，圆月升空，又是一番杯酒相延。（陈著《江城子·中秋早雨晚晴》）面对中秋无月，词中表达的还是期待与希冀。刘辰翁有《霜天晓角·中秋对月》一首：“乌云汗漫。浊浪翻河汉。过尽千重魔障，堂堂地，一轮满。秋光还又半。檐声初漏断。不管满身花露，已办着、二更看。”全词由“汗漫”入手，描写当日夜空乌云翻滚的沉重压抑之感，一轮圆月终是“过尽”重重阻挡，破云而出，将月光洒洒大地。直到此刻，待月之人才华花重露湿，已然夜深。与之相应，朱敦儒的《如梦令·莫恨中秋无月》有“莫恨中秋无月。月又不甜不辣”之语，道出词人心中萦绕的盼月之情，颇有童趣。



▲清代丁观鹏《拜月图》(局部)



▲清代十二月月令图(局部)

## 明月秋风万古情

月升月落、阴晴圆缺，本是自然之理，但对易感多思的文人而言，却是一个触发内心情感，沟通我共鸣的重要途径。不同于唐诗中的兀自揣测，宋词中对月之盈亏的探问，采用“问”“试问”的方式直接向明月或月中嫦娥寻求解答。如谢道韞在《减字木兰花·中秋》中便向嫦娥发问：“试问嫦娥。底事清光此夜多”。问的是今夜月光为何如此明亮，流露的却是对月色的喜爱。京镗在《贺新郎·试与姮娥语》中也“试与姮娥语。问因何、年年此夜，月明如许”。言词质朴而直观。

从月圆美景联想到盈亏变化，进而触发内心对自然、生命的体悟，反映在宋代中秋词中是词人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观照。词作中“天易阴晴，人多哀乐”（陈德武《踏莎行·雾失南楼》）的感慨比比皆是，词人往往将世事无常的慨叹寄托于一轮明月之上。譬如苏轼，即便与胞弟苏辙久别重逢，共赏秋月，但仍然发出了“此生此夜不长好，明月

明年何处看”的哀伤与感喟（《阳关曲·中秋作》）。辛弃疾在《满江红·中秋寄远》中“叹十常八九，欲磨还缺”，说的是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，就像天上的月亮总是有亏缺。还有范成大“圆缺晴阴，古今同恨，我更长为客”（《念奴娇其一》）；程大昌“圆处应无限，君胡不自聊”（《南歌子·每月冰轮转》）；叶梦得《念奴娇·洞庭波冷》“回首江海平生，漂流容易散，佳期难寻”等等。汪梦斗《人月圆·寻常一样窗前月》则以“少年”对比今朝，词云：“一奁明镜，能圆几度，白了人头。良辰美景，赏心乐事，输少年游。”真正是岁月不居，时光荏苒，缠绵哀婉，令人动容。

秋月多哀思，两宋之际，国家动荡，身处离乱的词人，中秋之景触动的不仅是个人的感悟和悲欢离合，更承载了山河破碎、家园难安之下深重的家国情怀。王沂孙《眉妩·新月》有“千古盈亏休问。叹慢磨玉斧，难补金镜”之语，借咏新月以寄托对心中祈盼殷殷的忧思。

刘辰翁则在词作中屡次提及“北望”，既有“看取大江东去，把酒凄然北望”（《水调歌头·夜深未能睡》），又有“只是今朝北望，也凄然”（《虞美人·壬午中秋雨后不见月》）。张元干的《水调歌头·和蓊林居士中秋》描写了“老来长是清梦，宛在旧神州”的伤感梦境。朱敦儒一首《浪淘沙·圆月又中秋》叹道：“圆月又中秋。南海西头。蛮云瘴雨晚难收。北客相逢弹泪坐，合恨分愁。无酒可销忧。但说皇州。天家官阙酒家楼。今夜只应清汗水，呜咽东流。”宋代中秋之词所寄予的易代之感、国破之悲往往由眼前事、心中感引发，行文中虚实相映，笔墨挥洒间意蕴浓郁。巨大的动荡感与破碎感使得词人在面对阴雨蔽月时，难免更加触景生情，仿佛不能穿云而出的不是一轮圆月，真正被压抑的是对“王师北定中原日”的渴望与企盼。

中秋词中体现的人间世、人情是词人由节日之景引发的情感深入和延续，是对自身观照的生命意识与社会责任，那么进一步由望月而生的离尘出世

之感则指向了个体对更加宏大的时空与未知的探索与遐思，以此寻求心灵与身体的安置之处。辛弃疾《木兰花慢·可怜今夕月，问何处、去悠悠？是别有人间，那边才见，光影东头？是天外、空汗漫，但长风浩浩送中秋？飞镜无根谁系？姮娥不嫁谁留？谓经海底问无由。恍惚使人愁。怕万里长鲸，纵横横破，玉殿琼楼。虾蟆故堪浴水，问云何玉兔解沉浮？若道都齐无恙，云何渐渐如钩？”全词通篇设问，编缀有关月亮的神话传说，充满想象的天真烂漫与对未知的探索，可谓神妙。

“满载一船明月，平铺千里秋光。”（张孝祥《西江月》）宋词中的秋色明月，蕴含了欢悦的节日景象，亦承载着相思怀远、羁旅愁绪与爱国情怀。月之盈亏中，词人油然而生的人生联想与哲理之思，则将中秋的意境带向更为高远的天地澄明宇宙苍穹。

（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）



▲宋朝马远《月下把杯图》

## 寄情千里忆故人

宋词中的中秋月下之景弥漫纯净清雅的意味，月华如水，万川映月，千里澄澈，浮世喧哗在流泻于天地之间的月光中涤荡澄清。正是“素月分辉，明河共影，表里俱澄澈”。（张孝祥《念奴娇·过洞庭》）此句与赵以夫《桂枝香·四明中秋》里的“青霄望极。际万里月明，无点云色。一片冰壶世界，水乡先得”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天地间上下天光，一片空明澄澈的冰壶世界。向子諲《洞仙歌·中秋》的“碧天如水，一洗秋容净。何处飞来大明镜。谁道斫却桂，应更光辉，无遗照，泻出山河倒影”，写出一幅碧空悠远的仙境，给人积水空明、美轮美奂的澄静之感。月华素洁，最易勾起离人之思。何梦桂在《忆秦娥·伤离别》中“伤心长记中秋节”，慨叹“那知今夜，月圆人缺”，情深义重却无奈分离。周紫芝在《水调歌头》中也借中秋月寄托对亲友的怀念，写道：“濯锦桥边月，几度照中秋。年年此夜清景，伴我与君游。”

千百年来，这一轮圆月满载着人们浓浓的归乡情结，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亲情伦理的重视与对乡梓故园的守望。苏轼在那首脍炙人口的《水调歌头·明月何时照有我》的题后小记中写道：“丙辰中秋，欢饮达旦。大醉，作此篇，兼怀子由。”这首词作于1076年中秋。此时，苏轼与弟弟苏辙（子由）已经有四年没有见面了。苏氏兄弟二人手足情深，初人仕途时便誓言“功成身退，夜雨对床”。然而这个中秋团圆夜里，苏轼却因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政见相左，自求外调知密州，孤人羁旅、前途未卜、心头愁苦，千言万语更不知与谁说。于是杯酒助兴，挥毫写下了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的千古名句，将人间

世、人情与皎皎空中月并举。全词意境豪放而阔大，情怀乐观而旷达、节奏舒朗而明快，历来为人们所称道。难怪南宋胡仔在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对之盛赞，以为“中秋词自东坡《水调歌头》一出，余词尽废”。同样是感叹别离，辛弃疾《满江红·中秋寄远》更显几分乐观，词云：“把从前、离恨总成欢，归时说。”想来中秋夜的期待终将成为“离人”的团圆，离别的遗憾也将变为相聚的欢乐。另一首田为的《江神子慢·玉台挂秋月》有“落尽庭花春去也，银蟾迥，无情圆又缺。恨伊不似鸳鸯，惹鸾鸾结”。将情人的相思融于花前月下的意象，温情脉脉，欲说还休。蔡伸的《苍梧谣·天》直接发问：“天！休使圆蟾照客眠。人何在？桂影自婵娟。”月中桂花树影斑驳，空自婆娑，却不见伊人清影，此句一出无见“离人心上秋意浓”。

以月抒怀，亘古不绝。《诗经·陈风·月出》描写了一位月光下的美丽女子，“月出皎兮，佼人僚兮。舒窈窕兮，劳心悄兮”，朦朦胧胧、缠绵绵绵，别具一格。南朝谢庄《月赋》由月夜之清丽景色引出种种情思，感叹岁月流逝，再致伤远之意，情思绵邈。由此这一轮圆月又岂是普通的物象，千百年来不断被寄予了种种遐思。然而宋词中的这寄情千里光、漂泊零落身，却“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”。蔡伸感叹“节物伤羁旅，归程叹滞留”（《南歌子·远水澄明绿》）；游次公“吟咏凄凉翻有恨，凉知音、人远空追忆”（《贺新郎·月夜》）；还有陈三聘“此夜漂泊孤篷，短歌谁和，自笑狂踪迹”（《念奴娇·水空高下》），月夜之下，孤舟漂泊，寂静无声，词人独自吟唱短歌，孤寂之下，却只能以“狂踪迹”自嘲，未尝不是对人生无常的感慨。

▲清代袁耀《汉宫秋月图轴》(局部)